智囊/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十九卷　辯才

下一卷▶

語智部總序

馮子曰：智非語也，語智非智也，喋喋者必窮，期期者有庸，丈夫者何必有口哉！固也，抑有異焉。兩舌相戰，理者必伸；兩理相質，辨者先售。子房以之師，仲連以之高，莊生以之曠達，儀、衍以之富貴，端木子以之列於四科，孟氏以之承三聖。故一言而或重於九鼎，單說而或強於十萬師，片紙書而或賢於十部從事，口舌之權顧不重與？「談言微中，足以解紛」；「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」。君子一言以為智，一言以為不智。智澤於內，言溢於外。《詩》曰：「唯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」此之謂也。

僑童有辭，鄭國賴焉；聊城一矢，名高魯連；排難解紛，辯哉仙仙；百爾君子，毋易繇言。集「辯才」。

子貢

吳徵會於諸侯，衛侯後至，吳人藩衛侯之舍。子貢說太宰嚭曰：「衛君之來，必謀於其眾，其眾或欲或否，是以緩來。其欲來者，子之黨也；其不欲來者，子之仇也。若執衛侯，是墮黨而崇仇也。」嚭說，乃舍衛君。

田常欲作亂於齊，憚高、國、鮑、晏，故移其兵，欲以伐魯。孔子聞之，謂門弟子曰：「夫魯，墳墓所處，二三子何為莫出？」子路請出，孔子止之。子張、子石請行，孔子弗許。子貢請，孔子許之。遂行至齊，說田常曰：「君之伐魯，過矣！夫魯，難伐之國：其城薄以卑，其地狹以泄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偽而無用，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，——此不可與戰。君不如伐吳，夫吳城高以厚，地廣以深，甲堅以新，士選以飽，重器精兵，盡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守之，——此易伐也。」田常忿然作色，曰：「子之所難，人之所易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難，而以教常，何也？」〔邊批：正是辯端。〕子貢曰：「臣聞之：『憂在內者攻強，憂在外者攻弱。』今君破魯以廣齊，戰勝以驕主，破國以尊臣，而君之功不與焉，而交日疏於王。是君上驕主心，下恣群臣，求以成大事，難矣！夫上驕則恣，臣驕則爭，是君上與主有隙，下與大臣交爭也，如此則君之立於齊，危矣！故曰不如伐吳，伐吳不勝，民人外死，大臣內空，是君上無強臣之敵，下無民人之過，孤主制齊者，唯君也。」田常曰：「善。雖然，吾兵業已加魯矣，去而之吳，大臣疑我，奈何？」子貢曰：「君按兵無伐，臣請往使吳王，令之救魯而伐齊，君因以兵迎之。」

田常許之，使子貢南見吳王，說曰：「臣聞之：『王者不絕世，霸者無強敵。』『千鈞之重，加銖而移。』今以萬乘之齊，而私千乘之魯，與吳爭強，竊為王危之。且夫救魯，顯名也；伐齊，大利也。以扶泗上諸侯，誅暴齊而服強晉，利莫大焉，名存亡魯，實困強齊，智者不疑也。」吳王曰：「善。雖然，吾嘗與越戰，棲之會稽。越王苦身養士，有報我心，子待我伐越而聽子。」子貢曰：「越之勁不過魯，強不過齊，王置齊而伐越，則齊已平魯矣。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，夫伐小越而畏強齊，非勇也；夫勇者不避難，仁者不窮約，智者不失時。今存越示諸侯以仁，救魯伐齊，威加晉國，諸侯必相率而朝，吳霸業成矣。且王必惡越，臣請東見越王，令出兵以從，此實空越，名從諸侯以伐也。」吳王大說，乃使子貢之越。

越王除道郊迎，身御至舍，而問曰：「此蠻夷之國，大夫何以惠然辱而臨之？」子貢曰：「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，其志欲之而畏越，曰：『待我伐越乃可。』如此破越必矣。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，拙也；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，殆也；事未發而先聞，危也。三者舉事之大患。」勾踐頓首再拜，曰：「孤嘗不料力，乃與吳戰，困於會稽，痛入於骨髓，日夜焦脣乾舌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，孤之願也。」遂問子貢，子貢曰：「吳王為人猛暴，群臣不堪，國家敝於數戰，士卒弗忍，百姓怨上，大臣內變；子胥以諫死，太宰嚭用事，順君之過，以安其私，是殘國之治也。今王誠發士卒佐之，以徼其志，重寶以說其心，卑辭以尊其禮，其伐齊必也。彼戰不勝，王之福矣；戰勝，必

以兵臨晉。臣請北面晉君，令共攻之，弱吳必矣。其銳兵盡於齊，重甲困於晉，而王制其敝，此滅吳必矣。」越王大說，許諾，送子貢金百鎰、劍一、良矛二。子貢不受，遂行。

報吳王曰：「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，越王大恐，曰：「孤不幸，少失先人，內不自量，抵罪於吳，軍敗身辱，棲於會稽。國為虛莽，賴大王之賜，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，死不敢忘，何謀之敢慮！」後五日，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：「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，敢修下吏問於左右，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，誅強救弱，困暴齊而撫周室，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，孤請自被堅執銳，以先受矢石，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、屈盧之矛、步光之劍，以賀軍吏。」吳王大說，以告子貢曰：「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，可乎？」子貢曰：「不可，夫空人之國，悉人之眾，又從其君，不義。君受其幣，許其師，而辭其君。」吳王許諾，乃謝越王。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。

子貢因去之晉，謂晉君曰：「臣聞之：『慮不先定，不可以應卒；兵不先辨，不可以勝敵。』今夫吳與齊將戰。彼戰而勝，越亂之必矣；與齊戰而勝，必以其兵臨晉！」晉君大恐，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子貢曰：「修兵休卒以待之。」晉君許諾。

子貢去而之魯，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，大破齊師，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，果以兵臨晉，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。吳、晉爭強，晉人擊之，大敗吳師。越王聞之，涉江襲吳，去城七里而軍，吳王聞之，去晉而歸，與越戰於五湖。三戰不勝，城門不守，越遂圍王宮，殺夫差而戮其相。破吳三年，東向而霸。故子貢一出，存魯、亂齊、破吳、旨晉而霸越，十年之中，五國各有變。直是縱橫之祖，全不似聖賢門風。

魯仲連

秦圍趙邯鄲，諸侯莫敢先救。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，欲與趙尊秦為帝。魯仲連適在趙，聞之，見平原君勝。勝為介紹，而見之於辛垣衍。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，辛垣衍曰：「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，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，今觀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，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？」魯連曰：「秦棄禮義、上首功之國也，權使其士，虜使其民，彼肆然而為帝，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，不忍為之民也。所為見將軍者，欲以助趙也。」辛垣衍曰：「助之奈何？」魯連曰：「吾將使梁及燕助之，齊、楚固助之矣。」辛垣衍曰：「燕吾不知；若梁，則吾乃梁人也。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？」魯連曰：「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，使睹秦稱帝之害，則必助趙矣。」辛垣衍曰：「秦

稱帝之害奈何？」魯連曰：「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，率天下諸侯而朝周。周貧且微，諸侯莫朝，而齊獨朝之。居歲餘，周烈王崩，諸侯皆至，齊後往，周怒，赴於齊曰：『天崩地坼，天子下席，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，則斬之！』威王勃然怒曰：『叱嗟，而母婢也！』卒為天下笑。故生則朝周，死則叱之，誠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無足怪。」辛垣衍曰：「先生獨未見夫僕乎？十人而從一人者，寧力不勝，智不若耶？畏之也！」魯連曰：「梁之比於秦若僕耶？」〔邊批：激之。〕辛垣衍曰：「然。」魯連曰：「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。」〔邊批：重激之。〕辛垣衍怏然不悅，曰：「嘻，亦太甚矣，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？」魯連曰：「固也，待吾言之。昔者鬼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紂之三公也。鬼侯有子而好，故入之於紂，紂以為惡，醢鬼侯；鄂侯爭之急，辯之疾，並脯鄂侯；文王聞而歎息，拘於羑里之庫百日，而欲令之死。曷為與人俱稱帝王，卒就脯醢之地也？齊湣王將之魯，夷維子執策而從，謂魯人曰：『子將何以待吾君？』魯人曰：『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。』夷維子曰：『吾君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諸侯避舍，納管鍵，攝衽抱幾，視膳於堂下，天子已食，退而聽朝也。』魯人投其鑰，不果納。將之薛，假途於鄒，當是時，鄒君死，湣王欲入弔，夷維子謂鄒之孤曰：『天子弔，主人必將倍殯柩，設北面於南方，然後天子南面弔也。』鄒之群臣曰：『必若此，吾將伏劍而死。』故不敢入於鄒。鄒，魯之臣，生則不能事養，死則不得飯含，〔邊批：為齊強橫故。〕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、魯之臣，不果納。今秦萬乘之國，梁亦萬乘之國，交有稱王之名，睹其一勝而勝，欲從而帝之，是使三晉之大臣，未如鄒、魯之僕妾也，且秦無已而帝，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，彼將奪其所謂不肖，而予其所謂賢，奪其所憎，而予其所愛，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，處梁之宮，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？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？」於是辛垣衍起，再拜謝曰：「吾乃今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，吾請去，不敢復言帝秦矣。」秦將聞之，為卻軍五十里。

〔述〕

蘇軾曰：「仲連辯過儀、秦，氣凌髡、衍，排難解紛，功成而逃賞，實戰國一人而已。」

穆文熙曰：「仲連挫帝秦之說，而秦將為之卻軍，此《淮南》之所謂『廟戰』也。」

虞卿

秦攻趙於長平，大破之，引兵而歸，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。趙計未定，樓緩新從

秦來，趙王與樓緩計之曰：「與秦城何如？不與何如？」樓緩辭讓曰：「此非臣之所能知也。」王曰：「雖然，試言公之私。」樓緩曰：「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？公甫文伯官於魯，病死，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人。其母聞之，不哭也，相室曰：『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？』其母曰：『孔子，賢人也，逐於魯，是人不隨。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，若是者，其於長者薄，而於婦人厚。』故從母言之，為賢母也；從婦言之，必不免於妒婦也。故其言一也，言

者異，則人心變矣。今臣新從秦來，而言『勿與』，則非計也；言『與之』，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。故不敢對。使臣得為王計之，不如予之。」王曰：「諾。」

虞卿聞之，入見王。王以樓緩言告之，虞卿曰：「此飾說也。」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虞卿曰：「秦之攻趙也，倦而歸乎？王以其力尚能進，愛王而不攻乎？」王曰：「秦之攻我也，不遺餘力矣，必以倦而歸也。」虞卿曰：「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，倦而歸，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，是助秦自攻也。來年秦復攻王，王無以救矣。」

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，樓緩曰：「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？誠知秦力之所不至，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！今秦來復攻，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？」王曰：「誠聽子割矣，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？」樓緩對曰：「此非臣之所敢任也，昔日三晉之交於秦，相善也，今秦釋韓、魏而獨攻王，王之所以事秦，必不如韓、魏也。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，啟關通幣，齊交韓、魏。至來年，而王獨不取於秦，王之所以事秦者，必在韓、魏之後也。此非臣之所以敢任也。」

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，虞卿曰：「樓緩言『不媾，來年秦復攻王』，得無更割其內而媾；今媾，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。雖割何益，來年復攻，又割其力之所不能陛而媾也。此自盡之術也。不如無媾，秦雖善攻，不能取六城；趙雖不能守，亦不至失六城。秦倦而歸，兵必罷，我以六城收天下，以攻罷秦，是我失之於天下，而取償於秦也。吾國尚利，孰與坐而割地，自弱以強秦？今樓緩曰：『秦善韓、魏而攻趙者，必王之事秦不如韓、魏也。』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，即坐而地盡矣。來年秦復求割地，王將予之乎？不予，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；與之，則無地而給之。語曰：『強者善攻，而弱者不能自守。』今坐而聽秦，秦兵不敝而多得地，是強秦而弱趙也。以益強之秦，而割愈弱之趙，其計固不止矣！且秦虎狼之國也，無禮義之心，其求無已。而王之地有盡，以有盡之地，給無已之求，其勢必無趙矣。故曰：『飾說也，王必勿與！』」王曰：「諾。」

樓緩聞之，入見於王，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，樓緩曰：「不然，虞卿得其一，未知其二也。秦、趙構難，而天下皆說。何也？曰：我將因強而乘弱。今趙兵困於秦，天下之賀戰勝者，則必在於秦矣。故不若亟割地求和，以疑天下，慰秦心；不然，天下將因秦之怒，乘趙之敝而瓜分之。〔邊批：主連衡者皆持此說為恐嚇，卻被虞卿喝破。〕趙且亡，何秦之圖，王以此斷之，勿復計也。」

虞卿聞之，又入見王曰：「危矣，樓子之為秦也！夫趙兵困於秦，又割地為和，是愈疑天下，而何慰秦心哉！不亦大示天下弱乎！且臣曰勿與者，非固勿予而已也，秦索六城於王，王以六城賂齊。齊、秦之深仇也，得王六城，並力而西擊秦也！齊之聽王，不待辯之畢也。是王失於齊，而取償於秦，一舉結三國之親，而與秦易道也。」

趙王曰：「善。」因發虞卿東見齊王，與之謀秦。虞卿未反，秦之使者已在趙矣。樓緩聞之，逃去。

〔評〕

從來議割地之失，未有痛切快暢於此者！

蘇代

雍氏之役，韓徵甲與粟於周，周君患之，告蘇代。蘇代曰：「何患焉？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，又能為君得高都。」周君大悅，曰：「子苟能，寡人請以國聽。」蘇代往見韓相國公仲，曰：「公不聞楚計乎？昭應謂楚王曰：『韓氏罷於兵，倉廩空，無以守城。吾攻之以飢，不過一月，必拔之。』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，是楚病也，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，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，是告楚病也。昭應聞此，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，雍氏必拔。」公仲曰：「善。然吾使者已行矣。」代曰：「公何不以高都與周？」公仲怒曰：「吾無徵甲與粟於周，亦已多矣，何為與高都？」代曰：「與之高都，則周必折而入於韓；秦聞之，必大怒，而焚周之節，不通其使，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。」公仲曰：「善。」不徵甲與粟於周，而與高都，楚卒不拔雍氏而去。

田需死，昭魚謂蘇代曰：「田需死，吾恐張儀、薛公、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。」代曰：「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？」昭魚曰：「吾欲太子之自相也。」代曰：「請為君

北見梁王，必相之矣。」昭魚曰：「奈何？」代曰：「若其為梁王，代請說君。」昭魚曰：「奈何？」對曰：「代也從楚來，昭魚甚憂。代曰：『君何憂？』曰：『田需死，吾恐張儀、薛公、犀首有一人相魏者。』代曰：『勿憂也。梁王，長主也，必不相張儀。張儀相魏，必右秦而左魏；薛公相魏，必右齊而左魏；犀首相魏，必右韓而左魏。梁王長主也，必不使相也。』王曰：『然則寡人孰相？』代曰：『莫如太子之自相，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，皆將務以其國事魏，而欲丞相之璽。以魏之強，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，魏必安矣。故曰：如太子之自相也！』」遂先見梁王，以此語告之，太子果自相。

陳軫

陳軫去楚之秦，張儀謂秦王曰：「陳軫為王臣，常以國情輸楚，儀不能與從事，願王逐之，即復之楚，願王殺之！」王曰：「軫安敢之楚也？」王召陳軫告之曰：「吾能聽子，子欲何之，請為子約車。」對曰：「臣願之楚。」王曰：「儀以子為之楚，吾又自知子之楚，子非楚且安之也。」軫曰：「臣出，必故之楚，以順王與儀之策，而明臣之楚與否也。楚人有兩妻者，人誂其長者，長者詈之；誂其少者，少者許之。居無幾何，有兩妻者死。客謂誂者曰：『汝取長者乎，少者乎？』『取長者。』客曰：『長者詈汝，少者和汝，汝何為取長者？』曰：『居彼人之所，則欲其許我也，今為我妻，則欲其為詈人也。』今楚王，明主也；而昭陽，賢相也。軫為人臣，而常以國情輸楚，楚王必不留臣，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，以此明臣之楚與不。」軫出，張儀入，問王曰：「陳軫果安之？」王曰：「夫軫，天下之辯士也，熟視寡人曰：『軫必之楚。』寡人遂無奈何也。寡人因問曰：『子必之楚也，則儀之言果信也。』軫曰：『非獨儀之言，行道之人皆知之。昔者子胥忠其君，天下皆欲以為臣；孝己愛其親，天下皆欲以為子。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，良僕妾也；出婦嫁於鄉里者，善婦也。臣不忠於王，楚何以軫為忠？忠且見棄，軫不之楚而何之乎？』」王以為然，遂善待之。

觸龍

秦攻趙，趙王新立，太后用事，求救於齊。齊人曰：「必以長安君為質。」太后不可，齊師不出。大臣強諫，太后怒甚，曰：「有復言者，老婦必唾其面。」左師觸龍請見，曰：「賤息舒祺最少，不肖，而臣衰，竊愛之，願得補黑衣之缺，以衛王宮，願及臣未填溝壑而托之。」太后曰：「丈夫亦愛少子乎？」對曰：「甚於婦人。」太后笑曰：「婦人異甚。」對曰：「老臣竊以為媪之愛燕後，賢於長安君。」太后曰：「君過矣，不如長安君之甚。」左師曰：「父母愛其子，則為之計深遠。媪之送燕後也，持其踵而

哭，念其遠也，亦哀之矣，已行，非不思也，祭祀則祝之曰：『必勿使反。』豈非為之計長久，願子孫相繼為王也哉？」太后曰：「然。」左師曰：「今三世以前，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，其繼有在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曰：「此其近者禍及身，遠者及其子孫，豈人主之子，侯則不善！位尊而無功，奉厚而無勞，而挾重器多也。今媪尊長安之位，封以膏腴之地，多與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，一旦山陵崩，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哉？」太后曰：「諾，恣君之所使之。」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，質於齊。齊師乃出，秦師退。

庸芮

秦宣太后愛魏丑夫。太后病將死，出令曰：「為我葬，必以魏子為殉。」魏子患之，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：「以死者為有知乎？」太后曰：「無知也。」曰：「若太后之神靈，明知死者之無知矣，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？若死者有知，先王積怒之日久矣，太后救過不贍，何暇私魏丑夫乎？」太后曰：「善。」乃止。

狄仁杰

武承嗣、三思營求為太子，狄仁杰從容言於太后曰：「姑姪與母子孰親？陛下立子，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；若立姪，則未聞姪為天子，而祔姑於廟者也。」太后乃寤。

〔述評〕

議論到十分醒快處，雖欲不從而不可得。庐陵反正，雖因鸚鵡折翼及雙陸不勝之夢，實姑姪子母之說有以動之。

凡戀生前，未有不計死後者。

時王方慶居相位，以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，天後問曰：「君在相位，子何遠乎？」對曰：「庐陵是陛下愛子，今猶在遠；臣之子，安敢相近？」此亦可謂善諷矣。然慈主可以情動，明主當以理格，則天明而不慈，故梁公辱昌宗而不怒。進張柬之而不疑，皆因其明而用之。

陸賈　齊地王先生

平原君朱建，為人剛正而有口。辟陽侯得倖呂太后，欲知建，建不肯見。及建母死，貧未有以發喪。方假貸，陸賈素善建，乃令建發喪，而身見辟陽侯，賀之曰：「平原君母死。」〔邊批：奇語。〕辟陽侯曰：「平原君母死，何乃賀我？」賈曰：「前君侯欲知平原君，平原君義不知君，以其母故。夫相知者，當相恤其災危，今其母死，君誠厚送喪，則彼為君死矣。」辟陽侯乃奉百金裞，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，往賻凡五百金。久之，人或毀辟陽侯，惠帝大怒，下吏，欲誅之。呂太后慚，不可言，大臣多害辟陽侯行，欲遂誅之，辟陽侯困急，使人欲見建，建辭曰：「獄急，不敢見。」建乃求見孝惠倖臣閎孺，說之曰：「君所以得倖帝，天下莫不聞；今辟陽侯下吏，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，今日辟陽侯誅，旦日太后含怒，亦誅君，君何不肉袒，為辟陽侯言於帝？帝聽，出辟陽侯，太后大歡，兩主俱幸，君之富貴益倍矣。」於是閎孺大恐，從其計，言帝，帝果出辟陽侯。辟陽侯始以建為背己，大怒，及其出之，乃大驚。呂太后崩，大臣誅諸呂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，而卒免於誅，皆陸生、平原君之計畫也。

〔評〕

不但陸賈，朱建智，辟陽侯亦智。

梁孝王既刺殺袁盎，事覺，懼誅，乃齎鄒陽千金，令遍求方略以解。陽素知齊人王先生，年八十餘，多奇計，即往求之。王先生曰：「難哉，人主有私怨深怒，欲施必行之誅，誠難解也，子今且安之。」陽曰：「鄒、魯守經學，齊、楚多辯智，韓、魏時有奇節，吾將歷問之。」王先生曰：「子行矣，還，過我而西。」陽行月餘，莫能為謀者，乃還過王先生，曰：「臣將西矣，奈何？」先生曰：「子必往見王長君。」鄒陽悟，輒辭去，不過梁，徑至長安，見王長君。長君者，王美人兄也。陽乘間說曰：「臣願竊有謁也。臣聞長君弟得倖後宮，天下無有，而長君行跡多不循道理。今陛下窮竟袁盎事，即梁王恐誅，太后怫鬱，無所發怒，

必切齒側目於貴臣，而長君危矣！」長君瞿然曰：「奈何？」陽曰：「第能為上言，得無竟梁事，則太后必德長君，金城之固也。」長君如其計，梁事遂寢。

〔評〕

朱建一篇程文抄得恰好，不唯王先生智，鄒陽亦智。

廝養卒

趙王武臣遣韓廣至燕，燕人因立廣為燕王。趙王與張耳、陳餘北略地至燕界。趙王間出，為燕軍所得，燕將囚之，欲與分趙地半，乃歸王。使者十輩，往輒見殺，張耳，陳餘患之。有廝養卒，謝其舍中曰：「吾為公說燕，與王載歸。」舍中皆笑，養卒走燕壁，問燕將曰：「知臣何欲？」燕將曰：「若欲得趙王耳。」曰：「君知張耳、陳餘何如人？」燕將曰：「賢人也。」曰：「知其志何欲？」曰：「欲得王。」養卒笑曰：「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。夫武臣，張耳、陳餘，杖馬棰下趙數十城，此亦各欲南面而王，豈欲為卿相終已耶？夫臣與主，豈可同日而道哉！顧其勢初定，未敢參分而王；且以少長，先王武臣，以持趙心。今趙地已服，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，時未可耳。今乃囚趙王，此兩人名為求趙王，實欲燕殺之，〔邊批：剖明使者輩急於求王之意。〕此兩人分趙自立，夫以一趙尚易燕，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，而責殺王之罪，滅燕必矣。」燕將以為然，乃歸趙王。養卒為御而歸。

楊善

土木之變，上皇在虜歲餘，虜屢責奉迎，未知誠偽，欲遣使探問，而難其人。左都御史楊善慨然請往。〔邊批：尊官難得如此，其胸中已有主張矣。〕虜將也先密遣一人黠慧者田氏來迎，且探其意。相見，云：「我亦中國人，被虜於此。」因問：「向日土木之圍，南兵何故不戰而潰？」善曰：「太平日久，將卒相安，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，初無號令對敵，被爾家陡然衝突，如何不走？雖然，爾家幸而得勝，未見為福。今皇帝即位，聰明英武，納諫如流，有人獻策云：『虜人敢入中國者，只憑好馬扒山過嶺，越關而來。若今一帶守邊者，俱做鐵頂橛子，上留一空，安尖頭錐子，但係人馬所過山嶺，遍下錐橛，來者無不中傷。』即從其計。又一人獻策云：『今大銅銃，止用一個石炮，所以打的人少，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，迸開數丈闊，人馬觸之即死。』亦從其計。又一人獻策云：『廣西、四川等處射虎弩弓，毒藥最快，若傅箭頭，一著皮肉，人馬立斃。』又從其計，已取藥來。天下選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，曾將罪人試驗。又一人獻策云：『如今放火槍者，雖有三四層，他見放了又裝藥，便放馬來衝踩，若做大樣兩頭銃，裝鐵彈子數個，擦上毒藥，排於四層，候馬來齊發，俱打穿肚。』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。獻計者皆升官加賞，天下有智謀者聞之，莫不皆來，所操練軍馬又精銳，可惜無用矣！」〔邊批：收得妙。〕虜人曰：「如何無用？」善曰：「若兩家講和了，何用？」虜人聞言，潛往報知。次日，善至營，見也先，問：「汝是何官？」曰：「都御

史。」曰：「兩家和好許多年，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，減了我馬價，與的段匹，一匹剪為兩匹，將我使臣閉在館中，不放出，這等計較如何？」善曰：「比先汝父差使臣進馬，不過三十餘人，所討物件，十與二三，也無計較，一向和好。汝今差來使臣，多至三千餘人，一見皇帝，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，雖十數歲孩兒，也一般賞賜，殿上筵宴。為何？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！臨回時，又加賞宴，差人送去，何曾拘留？或是帶來的小廝，到中國為奸為盜，懼怕使臣知道，〔邊批：都是揄揚其美。〕從小路逃去，或遇虎狼，或投別處，中國留他何用？若減了馬價一節，亦有故。先次官人家書一封，著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。會喜不在，誤著吳良收了，進與朝廷，後某人怕朝廷疑怪，乃結權臣，因說『這番進馬，不係正經頭目，如何一般賞他。』以此減了馬價，及某人送使臣去，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，意欲官人殺害吳良，不想果中其計。」也先曰：「者！」胡語「者」，然詞也。又說買鍋一節：「此鍋出在廣東，到京師萬餘里，一鍋賣絹二匹，使臣去買，只與一匹，以此爭鬥，賣鍋者閉門不賣，皇帝如何得知？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，價少便不肯賣，豈是官人吩咐他來？」也先笑曰：「者。」又說剪開段匹：「是回回人所為，〔邊批：跟隨使人者。〕他將一匹剪將兩匹，若不信，去搜他行李，好的都在。」也先又曰：「者！者！都御史說的皆實，如今事已往，都是小人說壞。」善因見其意已和，乃曰：「官人為北方大將帥，掌領軍馬，卻聽小人言語，忘了大明皇帝厚恩，使來殺擄人民。上天好生，官人好殺，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，拿住便剜心摘膽，高聲叫苦，上天豈不聞知。」答曰：「我不曾著他殺，是下人自殺。」善曰：「今日兩家和好如初，可早出號令，收回軍馬，免得上天發怒降災。」也先笑曰：「者！者！」問：「皇帝回去，還做否。」善曰：「天位已定，誰再更換？」也先曰：「堯、舜當初如何來？」善曰：「堯讓位於舜，今日兄讓位於弟，正與一般。」有平章昂克問：「汝來取皇帝，將何財物來。」善曰：「若將財物來，後人說官人愛錢了，若空手迎去，見得官人有仁義，能順天道，自古無此好男子。我監修史書，備細寫上，著萬代人稱贊。」也先笑曰：「者！者！都御史寫的好者！」次日，見上皇。又次日，也先遂設宴，與上皇送行。

〔述評〕

楊善之遣，止是探問消息，初未有奉迎之計。被善一席好語，說得也先又明白，又歡喜，即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，奇哉！

晉之懷、愍，度其必不得而不敢求者也；宋之徽、欽，求之而不得者也。

庶幾趙之廝養卒乎，然機有可乘者三：耳、餘輩皆欲歸王，一也；繼使者十輩之後，

二也；分爭之際，易以利害動，三也。虜狃於晉、宋之故事，方以奇貨可居。

而中朝諸臣，一則恐受虜之欺，二則恐拂嗣立者之意，相顧推諉而莫敢任。善義激於心，慨然請往，不費尺帛半鏹，單辭完璧，此又豈廝養卒敢望哉？土木是一時誤陷，與晉、宋之削弱不同；而也先好名，又非胡劉、女直殘暴無忌之比。其強勢亦遠不逮，所以楊善之言易入。使在晉、宋往時，雖百楊善無所置喙矣。然爾時印累累，綬若若，而慨然請往，獨一都御史也！即無善之口舌，獨無善之心肝乎？

富弼

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，遣使來言關南之地。地是石晉所割，後為周世宗所取。富弼奉使，往見契丹主曰：「兩朝繼好，垂四十年，一旦求割地，何也？」契丹主曰：「南朝違約，塞雁門，增塘水，治城隍，籍民兵，將以何為？群臣請舉兵而南，吾謂不若遣使求地，求而不獲，舉兵未晚。」弼曰：「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？澶淵之役，苟從諸將言，北兵無得脫者。且北朝與中國通好，則人主專其利，而臣下無所獲；若用兵，則利歸臣下，而人主任其禍。故勸用兵者，皆為身謀耳。今中國提封萬里，精兵百萬，北朝欲用兵，能保必勝乎？就使幸勝，所亡士馬，群臣當之與，抑人主當之與？若通好不絕，歲幣盡歸人主，群臣何利焉？」契丹主大悟，首肯者久之。弼又曰：「雁門者，備元昊也。塘水始於何承矩，事在通好前。城隍修舊，民兵亦補闕，非違約也。」契丹主曰：「雖然，吾祖宗故地，當見還耳。」弼曰：「晉以盧龍賂契丹，周世宗復取關南地，皆異代事，若各求地，豈北朝之利哉。」〔邊批：佔上風。〕既退，劉六符曰：「吾主恥受金幣，堅欲十縣，何如？」弼曰：「本朝皇帝言：『為祖宗守國，豈敢妄以土地與人？北朝所欲，不過租賦耳，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，故屈地增幣以代之。」〔邊批：佔上風。〕若必欲得地，是志在敗盟，假此為辭耳。」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，引弼馬自近，謂曰：「得地則歡好可久。」弼曰：「北朝既以得地為榮，南朝必以失地為辱，兄弟之國，豈可使一榮一辱哉？」獵罷，六符曰：「吾主聞公榮辱之言，意甚感悟，今唯結姻可議耳。」弼曰：「婚姻易生嫌隙，本朝長公主出嫁，齎送不過十萬緡，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。」弼還報，帝許增幣。契丹主曰：「南朝既增我幣，辭當曰『獻』。」弼曰：「南朝為兄，豈有兄獻於弟乎？」〔邊批：佔上風。〕契丹主曰：「然則為『納』。」，弼亦不可，契丹主曰：「南朝既以厚幣遺我，是懼我矣，於二字何有？若我擁兵而南，得無悔乎？」弼曰：「本朝兼愛南北，〔邊批：佔上風。〕故不憚更成，何名為懼？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，則當以曲直為勝負，非使臣之所知也。」契丹主曰：「卿勿固執，古有之矣。」弼曰：「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。當時贈遺，或稱獻納，其後頡利為太宗

所擒，〔邊批：佔上風。〕豈復有此哉？」契丹主知不可奪，自遣人來議。帝用晏殊議，竟以「納」字與之。〔邊批：可恨。〕

〔述評〕

富鄭公與契丹主往復再四，句句佔上風，而語氣又和婉，使人可聽。此可與李鄴侯參看，說辭之最善也。

弼始受命往，聞一女卒，再往，聞一男生，皆不顧。得家書，未嘗發，輒焚之，曰：「徒亂人意。」有此一片精誠，自然不辱君命。

王守仁

土官安貴榮，累世驕蹇，以從征香爐山，加貴州布政司參政，猶怏怏薄之，乃奏乞減龍場諸驛，以償其功。事下督府勘議，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場驛丞，貴榮甚敬禮之，守仁貽書貴榮，略曰：「凡朝廷制度，定自祖宗，後世守之，不敢擅改。改在朝廷，且謂之變亂，況諸侯乎？縱朝廷不見罪，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。即倖免一時，或五六年，或八九年，雖遠至二三十年矣，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。若是，則使君何利焉？使君之先，自漢、唐以來千幾百年，土地人民，未之或改，所以長久若此者，以能世守天子禮法，竭忠盡力，不敢分寸有所違越，故天子亦不得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。不然，使君之土地人民，富且盛矣，朝廷悉取而郡縣之，誰云不可？夫驛可減也，亦可增也，驛可改也，宣慰司亦可革也，由此言之，殆甚有害！使君其未之思耶？所云奏功升職，意亦如此。夫鏟除寇盜，以撫綏平良，亦守士常職。今縷舉以要賞，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，顧將何為？使君為參政，已非設官之舊，今又干進不已，是無抵極也，眾必不堪。夫宣慰，守土之官，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；若參政，則流官矣，東西南北，唯天子所使，朝廷下方尺之檄，委使君以一職，或閩或蜀，弗行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。若捧檄從事，千百年之土地人民，非復使君有矣。由此言之，雖今日之參政，使君將恐辭之不速，又可求進乎？」後驛竟不減。

〔評〕

此書土官宜寫一通置座右。

張嘉言

張公嘉言司理廣州時，邊海設有總兵，參、游等官，幕下各數千防兵，每日工食三分。然參、游兵每歲涉遠出訊，而總兵官所轄兵，皆借口坐鎮不遠行。每三年五年修船，其參、游部下兵，止給每日工食之半；即非修船，而僅不出汛也，亦減工食每日三分之一，俱貯為修船之用。獨總兵官部下兵毫無所減，當修船時，另湊處於民間。積習已久，彼此視為固然。

忽巡道申詳軍門，欲將總兵官所轄兵，以後稍視裁其工食，留備修船之用。軍門適與總兵有隙，乃倉卒允行。各兵哄然而嘩，知張公為院道耳目，直逼其堂。

張公意色安閒，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階述其故。眾兵俱擁而前，即叱下堂，曰：「人言囂亂，殊不便聽。」眾兵乃下。時天雨甚，兵衣盡濕，張公亦不顧，但令此六人者好言之。六人嘵嘵，稱舊無減例。張公曰：「此事我亦與聞，汝等全不出汛，卻難怪上人也。汝欲不減亦使得，雖然，亦非汝之利也。上司自今使汝等與參、游兵每歲更迭出汛，汝寧得不往乎？若往，則汝等且稱參、游兵，工食減半矣。〔邊批：怵之以害。〕汝所爭而存者，非汝所能享，而參、游兵之來代者所得也。何不聽其稍減，而汝等猶得歲歲稱大將軍兵乎？〔邊批：欣之以利。〕汝等試思之！」此六人俯首不能對，唯曰：「願爺爺轉達寬恤。」張公曰：「汝等姓名為誰？」各相顧不肯言。張公罵曰：「汝等不言姓名，上司問我『誰來稟汝』，何以對之？不妨說來，自有處也。」乃始各言姓名而記之。張公曰：「汝等傳語諸人，此事自當有處，甚無嘩。諸人而嘩，汝之六人者各有姓名，上司皆斬汝首矣。」六人失色，唯唯而退。後議諸兵每月減銀一錢，兵竟無嘩者。

〔議〕

說得道理透徹，利害分明，不覺氣平而心順矣。凡以減省激變者，皆不善處分之過！

王維

弘治時，有希進用者上章，謂山西紫碧山產有石膽，可以益壽。遣中官經年採取，不獲，民咸告病。按察使王維〈〔祥符人〕〉，令彩小石子類此者一升，以示中官。中官怒，曰：「此搪塞耳，其物載諸書中，何以謂無？」公曰：「鳳凰、麒麟，皆古書所

載，今果有乎？」

秦宓

吳使張溫聘蜀，百官皆集。秦宓字子敕，獨後至。溫顧孔明曰：「彼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學士秦宓。」溫因問曰：「君學乎？」宓曰：「蜀中五尺童子皆學，何必我？」溫乃問曰：「天有頭乎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在何方？」曰：「在西方。《詩》云，『乃眷西顧』。」溫又問：「天有耳乎？」曰：「有。天處高而聽卑，《詩》云，『鶴鳴九皐，聲聞於天。』」曰：「天有足乎？」宓曰：「有。《詩》云：『天步艱難』，非足何步？」曰：「天有姓乎？」宓曰：「有姓。」曰：「何姓。」宓曰：「姓劉。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宓曰：「以天子姓劉知之。」溫曰：「日生於東乎？」宓曰：「雖生於東，實沒於西。」時應答如響，一坐驚服。

〔評〕

其應如響，能佔上風，故特錄之。他止口給者，概無取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